



辛丑年江南晚秋，杭城的桂花几乎延迟一个来月才绽放。然而一旦开起来，却显得比往年浓烈、深沉和持久，恍若迟来的爱、晚到的晴。整个杭城，自然也包括笔者的寒舍，均浸润在浓郁桂香之中。那种沁人心脾的舒适，非置身其间者无法感受。

笔者寒舍坐落在京杭运河一端，与桐乡石门湾段的运河相连。笔者呆想，从笔者窗前汩汩流过的水，兴许就是从张毓强的石门湾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俩都生活在古运河的怀抱里，心灵能够感应。

创作这部报告文学，缘于一次无意的邂逅。2020年金秋时节，笔者因创作报告文学《东方大港》，随宁波舟山港集团领导赴山西考察采访陆港建设。那天，山西省委主要领导会见浙江企业家，笔者叨陪末座。只见一位结实健硕、气度不凡的企业家，用清晰的思路、简洁的语言、沉稳的语速介绍企业情况，表明投资意向，提出建议要求。发言中没有一句多余的话，笔者不由得在内心中为他点赞。

边上有人悄悄向笔者介绍，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玻纤大王、振石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中国巨石总裁张毓强。共进晚餐时了解到，张毓强与笔者竟然同年同月同星座，只是比笔者小12天。我俩均属于联合国确认的“年轻的老年人”。同行的香港商报浙江办事处主任谢国平介绍说：“这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也是一个有趣的人。您可以写写他。”事后方知，谢国平先生是振石控股集团独立董事。

于是，一切就变得顺理成章。笔者写张毓强，不仅是写一家民营企业的发展简史。不仅写他的成功，也写他的失败，写他的顺境，也写他的曲折，更想写出张毓强独特的成长经历、心路历程，以及别人所没有的敏锐、悟性、刻苦、坚韧、意志力以及柔软、温情，试图还原出一个真实可敬的新时代企业家形象。

从张毓强身上，从他的实践和实绩中，可以概括提炼出新时代中国企业家的若干特质：

琐碎日常中的“陶然”之境

——评房伟小说集《小陶然》 □冯佳莹

《小陶然》是作家房伟最新的一部小说集，集中对人生各阶段的情感进行了全面书写，以此映射当代社会现实图景。作者要发掘的是日常中的诗意缝隙，即书名所说的“陶然”之境。正如房伟在短篇《小陶然》的创作谈中提到的：“一个很明显的现实是，生活越来越发展，人与人之间心灵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很多家庭危机和社会危机，由此而来……对此，电视、新闻的报道，我们已看太多了。然而，那些表现方式，是非文学的。我们必须找到一种独特的文学表现方式。”作者着眼于日常，却将笔触深入人物灵魂的深处，去挖掘各个年龄段男女老少的焦虑、困惑、挣扎与超越。

王晓东在《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中写到：“日常生活是人们经常从事的琐碎的、平凡的具有个人性特征的活动，它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是最直近的生存领域和生活领域。”描写日常生活，更容易深入到人物内心幽微曲折的地方，也更易窥探现代人的精神面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改变，费孝通笔下的血缘关系连接起来的乡土中国已开始淡出中国人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商品社会对人的异化，中国人血液里的乡土性、宗族传统、血浓于水的亲情逐步被商品、金钱与物质遮蔽。

首先被遮蔽的是爱情。《月光下的黄羊》中，“我”与安筠相恋多年却迟迟没结婚，两人的爱情较量中，安筠选择了嫁给能给她房子和奢侈生活的万总。随着时代文化的变迁，爱情已从张爱玲笔下的“谋生手段”成为拥有奢侈生活的砝码，在如安筠这样的现代女性身上成为遥不可及的神话与避之不及的累赘。在《小陶然》中，怕受骗而欺骗了老邱的高菁菁，终因太过精明而与爱情背道相驰。小说中也处处可见亲情的异化，无论是《爱情买卖》里母子间的互相仇恨与算计，还是《老陶然》中母女亲情的淡漠，都无情剥下了现代家庭温情脉脉的面纱。家庭不再是温暖的避风港，而是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南方》中来自南方与北方的两个人在对话中透露的是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那个来自北方的男人家庭看似完美，实则已分崩离析，自己在大年三十奔赴上海去见情人，而妻子在家也与情人幽会。他们出于种种利益考虑，维持

感悟与感谢

——写在《点石成金》后面 □陈崎嵘

其一，浓烈的家国情怀。企业经营应当没有国界，但企业家有自己的祖国。自觉把企业视作国家和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把企业的具体决策、商业经营与国家前途和命运，与国家发展战略、社会需求度、国际竞争力等联系起来，竭力满足社会对优质产品的需求，使得大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因此得以提升。

其二，不懈的创新追求。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新时代尤其需要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实践。创新有始点，无终点。要以创新的理念引领创新、组织创新，使企业创新成为永恒主题、不竭动力、核心竞争力，成为全体员工的自觉行为、普遍行为、日常行为。

其三，宽广的国际视野。关注波诡云谲的国际时局，洞察全球产业链和产品的发展前沿及国际市场竞争格局，把企业国际化作为追求目标，勇敢地走出去，坚定地走下去，成功地走回来，不断攀登并逐步占领世界科技、工艺、产品、品牌的制高点，努力使自己所管理的企业成为行业冠军、世界冠军。

其四，敏锐的市场感应。对国内外市场了如指掌、动若脱兔。尊重市场规律，把握市场脉动，能敏捷做出判断和决策。尊重客户体验，讲诚信、重承诺。善于打通国内外两个大循环和企业内部小循环，调动体制资源、政策资源、资本资源、产业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时间资源等，将其组合转化为市场优势。

其五，科学的精准管理。始终抓住质量、成本这两个关键节点，千方百计提质增效、节能降耗。企业制度要以问题为导向，讲究实用、管用和更新，既管又理。企业家率先垂范，身兼数职，形成执行力。日常管理注重细节，用制度管人，用人管机器，全面推行管理标准化、精准化、智能化，广泛应用现代高新技术。

其六，深厚的人文素养。新时代企业家要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做企业，貌似做产品，其实是做文化、培育人。要在企业中孕育向上向善向美的价值观，引导员工养成内化于心、外化为行的行为规范，创造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人际活动载体，着力营造大家庭的环境与氛围，增强全体员工的归属感、获得感、幸福感。

以上六点特质，带有明显的“张毓强特征”，它们既是张毓强的实践经验和精神创造，为新时代的中国企业所需，其共性也普适于中国社会各阶层，值得推介和弘扬。这就是笔者创作这部报告文学作品的初心。

张毓强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将一个镇办小作坊，发展成两家闻名遐迩的跨国企业，巨石集团已成为全球玻纤规模第一，振石控股集团已进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并入围中国服务业民企100强，实现了由巨大到强大的蝶变。现在，张毓强提出要再用50年时间，建设百年企业，实现由强大到伟大的跨越。“跨越”一词，准确且含义丰富。

何谓伟大企业？哈佛商学院教授罗莎贝思·莫斯·坎特在《伟大的公司如何思考》中指出，伟大的公司不会将组织流程视为榨取更多经济价值的途径。相反，在它们构建的框架中，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成了决策标准。它们相信公司是有使命的，并且将通过多种方式满足利益相关

着这样一段表面和平、内里却腐烂不堪的婚姻。生活中随处可见压抑、无聊却仍做着看似无意义的消遣游戏。

但生活真就如此不堪吗？作者在《小陶然》中给出了几剂良方，去对抗生活的困顿与无聊。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少年意气与这个无聊世界的对抗。在小说集的首篇《九三年》中，主人公一心想成为一个强壮凶狠的流氓，而他心中的理想女性金花也是一个“公认最漂亮、强悍、有权威的女流氓”。“流氓”一词蕴含的是少年人对于自由的渴望与对规则的蔑视。于是在《九三年》中，我们看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青春，少男少女恣意挥洒他们的青春，勇敢站在世俗眼光的对立面，他们以自己骄傲的姿态永远活在“九三年”，俯视未来庸俗迟钝、衰老臃肿的“我”。正如契诃夫在《醋栗》中所写的，“人所需要的不是三俄尺土地，也不是一个庄园，而是整个地球，整个大自然，在那广大的天地中人才能够尽情发挥他自由精神的所有品质和特点”。

其次，与灾难的对抗，让普通人拥有了成为英雄的可能。正如张爱玲所说：“在传奇里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无论是《果羹》里的救火英雄孟凯，还是《一个人的归途》里的抗疫医生如怡，他们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没有英俊美丽的脸庞，也没有兼济天下的广博胸怀。他们之所以成为英雄，也许只是为了帮助身边的人，只是出于一个单纯的目的。正是这种生活中一瞬间的动容，让他们染上了动人的光辉。但作者并不止步于此，他更愿意去挖掘这些“英雄”身上作为普通人所拥有的喜悦与悲伤，让我们窥见一个个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如怡为了能与心上人并肩奋战，成了最美“逆行者”，英雄母亲在儿子死后始终无法原谅儿子所救之人，这些都是生活中的诗意缝隙，都是让人性得以喘息的陶然之境，从中可以窥见闪耀的人性微光。

陶潜有诗云：“遥遥遐景，载欣载瞩。人亦有言，称心易足。挥兹一觞，陶然自乐。”作者也无意从自然的风雨万物中获得启示，来为现代社会注入一剂救治困顿的良药。无论是《小陶然》还是《老陶然》，都不乏对定慧寺中游客乱敲钟的讽刺，其实暗喻了对于消费社会金钱万能的厌恶。与之形成的对照的是《消失的黄羊》，不通人性的黄羊一次次救于人危难之中，隐喻着自然对人类的包容。在此

者的需求。伟大公司的领导者能够从不同角度解释自己的决策依据。这样，他们就能创造出新的行为模式，重新恢复人们对企业的信心，并改变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撇开这位教授西式的语言结构和概念，用通俗的中国话来表述，其实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所谓社会责任，就是一个企业要为全社会、全人类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使普罗大众因你提供的产品而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品位，增强满足感、幸福感。所谓历史责任，就是一个企业的发展要与历史发展趋势相吻合、相一致，并努力促成这种进步。人类社会将因你而变得更公平、更安全、更文明、更环保、更可持续。

应当说，这个目标比较高远；也应当说，振石控股集团距离这个目标还有不小差距。正因如此，这才成为张毓强下半辈子的目标。眼下，张毓强正为这个“伟大跨越”进一步打造产业基础、资本基础、品牌基础、人才基础。当本部作品定稿之际，正值江南酷暑盛夏。杭州古运河畔热浪翻滚，蝉鸣不断。笔者忆慢本部作品采访创作过程，内心深感温暖，觉得应该感谢许多人。

首先，衷心感谢本部作品的主人公张毓强先生。是他半个世纪的创业创新创造，才使文本有了事实基础和生动素材；是他的真诚邀约和热忱支持，才使笔者有了学习创作的机缘。笔者从这位同龄人身上看到了许多，学到了许多，体悟到了许多。对张毓强的采访形式非常特别，他不愿意浪费笔者采访的机会，每次都会找一些管理层和年轻人旁听，期望对他们有所裨益。其惜时如金、惜墨如金，为笔者多年来采访创作所仅见，令人印象极其深刻。它从某个侧面回答了张毓强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张毓强的原因。

其次，衷心感谢振石控股集团、巨石集团团队，大家放下手头繁忙的工作，不厌其烦地接受一次次采访。有的远在海外，也热情地借助视频进行交流。有的已退休居家，还帮忙寻找旧物资料、考证细枝末节。百余人次的生动回忆和精彩介绍，使笔者获益匪浅。需要向其中一些人表示歉意的是，鉴于作品立意和侧重点，有些采访素材甚至包括被访者名字未能出现在作品中，祈求他们谅解一二。

再次，衷心感谢振石控股集团办公室主任金祥。他统筹安排整个采访计划，周全细密，要言不烦，使笔者感受到“梧桐滴雨夜初凉”般舒适。办公室主任助理诸国斌每天两次准时打好车，每每使笔者甚感不安。办公室主任陆嘉成秘书多次记录整理采访内容，为笔者节省了大量时间。办公室宣传科科长夏晓倩具体落实每个采访人选。巨石集团王兆锋秘书帮忙联系落实了巨石集团有关采访对象。巨石集团办公室主任陆定峰科长为笔者提供了巨石集团档案资料。这些帮助，既为笔者采访创作提供便利，更温暖了一位作家的内心。

还要衷心感谢忘年之交谢国平牵线搭桥、穿针引线，力荐此题材，并视同己事，几次陪同前往，提出修改意见建议，使笔者感受到友情的真挚与可贵。

还有，衷心感谢好友、书法家廖奔先生题写书名，为拙作增光添彩。

（摘自《点石成金》，陈崎嵘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10月）



之前，老韦与“我”都陷入了海德格尔所说的“非本真状态”，老韦在情人和出轨的妻子之间犹豫不决，而“我”也不愿面对女友的出轨，两个人都在麻木的安稳与痛苦的自由之间挣扎徘徊。在得到了自然的启示后，老韦做出了他的人生抉择，其中固然有对生命的珍视，但也不乏放弃自由的遗憾之感，其中显出人性的真实感。“我”也将老韦送的狼鞭骨送给新婚的安筠，与性格温和的张茜结了婚。在这之后，主人公并不像浪漫传奇小说中的人物一样过上了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而是在经历死里逃生之后，继续面对世俗种种。他们必须在顿悟后去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本真生活状态”。《小陶然》中的老邱用文学去对抗这种“非本真的状态”，《老陶然》中的闫阿姨通过寻找自己的信仰（礼佛），去试图告别旧我，重获新生。

《小陶然》的书写空间中，充斥着人生的庸俗、乏味与荒诞。然而房伟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并不止步于此，他着意发掘庸常生物物质外壳下的灵魂深度，由此完成了短篇小说对于“轻与重”关系的处理，将重大的生命意义蕴藏于琐碎漂浮的日常中，既保留了短篇小说的灵动蕴藉，也把把握住了人性的深沉复杂之处。



——读丁中冶小说《浅水》 □丛治辰

丁中冶出生于1998年，今年才24岁，是个年轻人。2016年他出版第一部小说《鹿唇》的时候，只有18岁。《鹿唇》序言里，评论家何平对近于“00后”的年轻人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仍会致力于创作纯正的文学，表示了由衷的欣慰：“丁中冶不是在‘消费’意义上展开自己的文学写作，我们能够从他的写作找到他个人文学阅读史的线索，比如东西方文学的抒情传统。阅读和写作之于丁中冶，恰恰是他作为中国新一代少年对于世界的思考和想象，自然也包括他文学阅读的进阶和自由和开放。”不过，年轻人是天然的文学爱好者，因为青春诗情的迸发而写出一两部文学作品，然后远遁而去别操他业的，不在少数。好在时隔6年之后，丁中冶又写出了这部《浅水》，似乎要证明自己对于文学的诚挚情感。

意料之中的，丁中冶的处女作《鹿唇》写的是爱情，而且多少带有一点自叙传的影子。小说中的叙述者“我”和丁中冶一样，也是在美国留学的中国青年（或者如何平所说，是中国的“新少年”）。他的爱情懵懂、短暂、忧伤，并且经由丁中冶的艺术处理，在那个关于“鹿唇”的比喻里，显得唯美而梦幻，正如大部分年轻人的爱情一样。小说中令我颇为触动的，是“我”的那封“致所有我不爱的人”的信：“人们总是喜欢因为现实的原因放弃曾经珍惜了很久的爱情。你敢说你没有做过和自己曾经的情人成家立业的梦吗？你敢说没有想过在某一时刻和你的情人紧紧地贴在一起不再分开吗？你啊，若是抛下了当初心中的一切执念，如今的你，还算是个完整的人吗？……我爱你，因为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是我。有人会为了自己所爱的人走出梦境，而我自己爱的人就在梦境之中。”在饱经沧桑的人看来，这样的表白或许多少有些稚嫩，但那其中小小的自私、小小的自信和小心翼翼试着去爱人的心情，足够炽烈也足够真诚。这是少年情怀最宝贵的部分，从这里开始自己的文学之路，至少意味着丁中冶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这是一名写作者非常重要的品质。

这部《浅水》似乎写的也是爱情。尽管小说开篇的时候，这爱情已经结束了。但是在乔沛凝对清子的念念不忘里，已经藏下了多少往昔记忆。只是这记忆中的爱情，当然远不如《鹿唇》里那么清澈，反而在浅水市那场难得的暴雨里，散发出一股腐败的、黏稠的、末日般的气息。丁中冶所认识和书写的爱情，在这部新作里变得复杂了。一个年轻人最初的爱情，大概就只是爱情而已。可随着时光流转，爱情一再来临又一再枯萎，他终会发现在爱情里可以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他人，也认识这个世界。那是两个人在一种至为亲密的关系里，不断探索和确定自己与世界的边界。所以《浅水》里的爱情既没有那么义无反顾，也没有那么熠熠生辉，而是充斥着彼此辩难与自我怀疑。

乔沛凝始终感觉清子是冷淡的，如“冰冷的，没有感情的浅水”，认为在这段感情里，自己的付出要比清子更多。有趣的是，清子很有可能选择完全相反。当地和乔沛凝谈及毛衣的时候，显然她在暗示乔沛凝不过是出于自私而坚持所谓的爱情，并用这样的爱情对她进行情感绑架。而当相爱的两个人开始考虑谁更自私的问题时，爱情当然已经斑驳不纯。因此，与其说丁中冶是在书写爱情，不如说他是借由爱情表达自己的一些基本判断。如：“乔沛凝扭了扭鼻子，觉得自己这一代人其实里面都是互相看不起对方的，这种看不起起于他们相遇，慢慢地变成了攀比，最后成了朋友。这是没法改变的事实，也是趋于无奈的社会选择。”又如，清子说：“到了这个年纪，你是什么样的人，已经定型了。环境既不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不能作为你成长的催化剂。长大就是一个累积仇恨的过程，而成长是一个习惯绝望的过程。”在这样的判断里，我们当然可以读出一个年轻人的愤懑和苦楚，那未必是客观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但那同样可能是一个年轻人忠实于自己内心的抒情。

当然，作为一个连环杀人犯，乔沛凝绝非作者的理想传声筒，如“浅水”一般迷离的清子也不是。事实上，小说这一文体的迷人之处恰恰在于，每个人都可能是作者的传声筒，但是每个人却又都被此抵牾，相互争论，各自不可折服，于是作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表达意见，形成一部交响乐章。因此在小说中，丁中冶还写了另外一种畸形的“爱情”：池代龙的徒弟对同学冯恬的那种情感，是默默凝视，遥遥地关切，却永远无法靠近，唯一的感情维系系只有金钱。这不索求任何回报的经济付出当然是爱，又与乔沛凝的爱截然不同。小说中更写到一种可能比爱情更为持久的心理痼疾，那是池代龙不堪回首的隐秘往事所造成的创伤。有时候，恨，包括对自己的恨，可能比爱更让人难以挣脱。而当小说的谜底揭开，乔沛凝的爱情显露出另外一副狰狞面孔，我们才赫然发现，原来爱和恨之间，可以有着那么微妙而简洁的换算关系。

如果说乔沛凝和池代龙徒弟的爱情，还是丁中冶这个年纪尚可经历的，那么池代龙的愧疚、悔恨、自苦，以及乔沛凝那种疯狂和妄念，则不仅超出了丁中冶的生活经验，甚至超越了他这个年纪的理解能力。就此而言，《浅水》要比《鹿唇》更难，也更难得。这不仅仅是因为《浅水》采用了更加繁复的叙事结构，更尤其因为在《浅水》当中，丁中冶能够跳出小小的自我，去体会不同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方式。这一次，他不仅仅是忠实于自己，并且能够在不迷失自己的前提下，将自己面向世界无限打开。于是他不仅讲述了自己，讲述了自己这一代人，也讲出了他者，讲出了在现代城市当中颠沛流离却仍险象环伺的每一个人。

这大概就是在“新媒体时代”，年轻人为什么仍然可能、甚至有必要追求纯正文学的原因。文学，尤其是小说，并非一种娱乐消遣，而是一种认识工具。一个足够忠实于自己的写作者，是在写作中以极为坚韧的意志去与旧日之我斗争，与狭隘之我斗争，不断让自己变得更新、更复杂、更充实。而不少伴随“新媒体时代”而产生的休闲方式，起到的往往是相反的作用。从《鹿唇》到《浅水》，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了丁中冶的成长，我们也愿意相信，这成长还远未停止。丁中冶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为自己定下写作目标，要写出“蛹”“蝶”两个系列的小说。《浅水》是“蛹”系列的第一部，已经有了破茧欲出的势头。那么丁中冶坚持不懈地继续写下去，会呈现什么样的格局呢？让我们拭目以待。